

新旧译林版初中英语教材生态内容呈现比较研究

——以七年级为例

徐沛阳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摘要

生态议题是新时代教育的重要议题, 英语教材作为课程理念落地的核心载体, 其生态内容的呈现方式直接影响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形成。本研究以2012版与2024版译林版七年级上下册英语教材为对象, 基于Stibbe的生态话语分类框架与Roth的生态素养层级理论, 采用文本分析法, 从生态话语类型、生态素养层级及呈现形式三个维度, 系统比较两版教材在生态内容呈现上的特征与差异。新教材生态内容在总量和分布上有提升, 生态内容总量较旧版提升约51.9%, 主题编排更具有集中性。在话语取向上, 新教材的促进型话语占比由85.2%提升至97.6%, 生态价值立场更加鲜明。在素养层级上, 新教材从旧版以知识认知为主, 转向情感态度与行为参与的显著增长, 呈现从“知道自然”到“感受自然、保护自然”的趋势。呈现方式上显性占比由75.0%增至81.0%, 生态主题从“碎片化渗透”走向“主题化引领”。基于上述发现, 本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以期为促进初中英语生态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生态内容, 英语教材, 生态话语, 生态素养, 初中英语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esentation of Ecological Content in Old and New Yilin Editio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A Case Study of Grade Seven

Peiyang Xu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September 7, 2026; accepted: October 8,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has become a crucial educational issue in the new era. As the core vehicle for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objectives, English textbooks' presentation of ecological content directly shapes students' formation of ecological values. This study takes the seventh-grade textbooks (Volumes 1 and 2) of the 2012 and 2024 Yilin editions as its research objects. Drawing on Stibbe's ecological discourse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and Roth's hierarchical model of ecological literacy, and employing textual analysi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ecological content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ecological discourse types, levels of ecological literacy, and forms of present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new textbook show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both the total amount and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content, with an overall increase of approximately 51.9% compared to the old edition, and a more concentrated thematic arrangement. In terms of discourse orientation, the proportion of beneficial discourse in the new textbook rises from 85.2% to 97.6%, indicating a more explicit ecological value stance. Regarding literacy levels, the new textbook shifts from the old edition's primary focus on knowledge cognition to a marked growth in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participation, reflecting a trend from "knowing nature" to "feeling nature" and "protecting nature". In presentation forms, the proportion of explicit presentation increases from 75.0% to 81.0%, and the ecological themes evolve from "fragmented infiltration" to "theme-oriented guidanc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targeted pedagogical recommendation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ecological teaching practic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educa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Content, English Textbooks, Ecological Discourse, Ecological Literacy,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生态内容是事关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国家相关政策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在此背景下，将生态内容理念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各学段、各学科，已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关键方向之一。《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课标》)将“人与自然”列为核心主题范畴之一，明确提出英语课程应引导学生“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珍惜资源，养成绿色生活方式”。英语教材作为课程理念转化为教学实践的核心载体，其生态内容的选择与呈现方式直接影响学生生态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因此，考察教材中生态内容的配置状况，对于落实《课标》要求、培育学生生态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24年秋季，依据《课标》修订的译林版初中英语教材开始投入使用。该版教材围绕新课标理念进行了全面修订，并在编写原则上强调“加强单元整体设计，突出主题引领作用”[2]，相对于2012年版在编写理念与单元结构上均有明显调整。在新旧交替之际，对两版教材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了解新教材在生态主题编写上的延续与变化，为教师理解教材、安排教学提供一些参考，同时更好地发挥英语课程

在培养学生生态意识方面的作用。译林版教材在多地使用较广,具有一定代表性,其生态内容的呈现特征值得关注。然而,目前关于译林版初中英语教材生态内容的研究尚不多见,对新旧两版教材生态主题的纵向比较更为缺乏。

鉴于此,本研究拟以新旧译林版七年级上下册英语教材为对象,从生态话语类型、生态素养层级和呈现形式三个维度,考察两版教材在生态内容呈现上的特征与差异,以期为理解新教材的生态主题编写思路、优化相关教学实践提供些许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英语教材中的生态内容研究

生态内容的核心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学术研究层面,生态语言学作为“由生态学与语言学融合而成的一个交叉学科”[3],为分析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工具。

Stibbe 在《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中,将语篇依其对自然生态的立场取向划分为促进型(beneficial)、矛盾型(ambivalent)和破坏型(destructive)三类:促进型话语积极倡导生态保护,鼓励尊重自然、关爱生命;矛盾型话语在生态立场上摇摆不定,或同时呈现正面关怀与工具化倾向破坏型话语则将自然视为纯粹资源,忽视或贬低其内在价值[4]。本研究沿用该三分框架,将教材中的生态话语类型界定为促进型、矛盾型和破坏型三类。

除以上提及的从话语取向分析教材外,教材生态内容分析还需要关注其对学生的认知要求层次,也就是生态素养的层级结构。Roth 将生态素养分解为知识、情感与行为三个维度,为分析教育文本的认知深度提供了参照[5]。本研究借鉴该框架,结合初中英语教材的任务特征,将生态内容的素养层级操作化为三个递进层次:L1 知识认知,即教材仅要求学生识别或者复述生态事实(如“Pandas eat bamboo”“Giraffes have long necks”);L2 情感态度,即教材目的在于能够唤起学生对自然的情感共鸣,包括对自然之美的欣赏、对动植物的生命的尊重与关爱以及对保护自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如“My dog is my very best friend, and I’ll look after him till the end.”);L3 行为参与,即教材要求学生具有生态行动或表达(如参与环保主题的讨论、为流浪动物写保护倡议等)。

已有研究在上述的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从不同学段对英语教材中的生态内容进行考察。在大学英语教材方面,研究发现教材中所涉及的生态相关内容的占比较低,对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促进的作用也就相对有限[6]。当然也有研究自建大学生英语教材生态语篇材料库,提出教材蕴含的“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7]。在高中教材方面,李润怡、张虹对 7 册高中英语教材生态素养呈现的研究发现,教材中生态行为素养和生态知识素养的内容较多,而生态伦理素养和生态情感素养的内容相对较少[8]。此外,有研究对中国现行八个版本初中英语教材的生态话语进行了分析,发现译林版教材中生态模糊性话语发生频次较高[9],但总体来看,针对初中英语教材的系统性生态内容研究仍相对薄弱,且已有研究多为横向版本比较,对新旧教材生态主题的纵向演变关注不足。

2.2. 教材内容的呈现形式研究

生态内容在教材中的呈现形式是指其以何种方式出现、通过何种媒介传递,呈现方式的不同会影响这些内容的在教学过程中显见程度与师生的关注度。冯学锋、李祥坤将文化呈现分为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两大类,认为显性文化是教材中直接呈现的文化知识,隐性文化则隐含地融入在语言材料与练习活动之中[10]。在此基础上,张虹、李晓楠进一步将“任务或练习位置呈现方式”归为隐性呈现形式,其指出学生在完成练习或者任务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语法、词汇等语言形式是否正确,整体练习的正确率,往往忽视练习中隐含的文化信息,因此属于隐性呈现[11]。周小兵等认为文化知识介绍板块和以文化为主

题的课文，其编写目的就是传递文化知识，师生也更容易注意到其中的文化内容，属于显性呈现[12]。

在教材分析实践中，显性与隐性的二分法已被应用于不同主题内容的呈现研究。俞佳杰、俞燕明在对新旧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的比较研究中，将文章、引言、图片呈现的文化归类为显性呈现，将练习呈现的文化归类为隐性呈现[13]。虽然该研究的分析对象为中华文化，但其呈现形式的分类标准基于内容的媒介特征，这一判断依据同样适用于生态内容的分析。

本研究借鉴上述分类方法，将生态内容的呈现形式界定为显性呈现与隐性呈现两类。显性呈现指教材通过阅读文章、听力文本、图片等直接呈现生态内容，其传递意图明确，易于被师生察觉；隐性呈现指生态内容隐含在语法练习、词汇填空、句型操练等语言训练活动中，其核心教学目标是语言技能的巩固而非生态知识的传递。据此，本研究将对两版教材中生态内容的呈现形式进行统计和比较。

2.3. 研究空白与本研究框架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国内英语教材生态内容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大学和高中教材，而初中英语教材中的生态内容分析就相对薄弱一些。第二，虽然有研究涉及研究初中英语教材生态内容研究，但侧重多版本的教材的横向比较，未对某一版本进行纵向考察。潘倩倩对八套初中英语教材进行了横向比较，但其研究目的决定了其无法考察单一教材版本在不同时期的生态内容变化。第三，现有研究多聚焦人教版、外研版等主流教材，对译林版教材的生态内容关注尤为匮乏，更缺乏对其新旧版本的系统比较。新近讨论译林版新教材使用的文献也多聚焦于整体教学设计或使用困惑，未专门考察生态内容[14]。鉴于此，本研究拟以新旧译林版七年级上下册英语教材为对象，从生态话语类型、生态素养层级和呈现形式三个维度，构建“内容-层级-形式”分析框架，考察两版教材在生态内容呈现上的特征与差异。

本研究构建的“话语-素养-形式”三维分析框架，整合了 Stibbe 的生态话语分类、Roth 的生态素养层级以及显隐性呈现分类，具有以下优势：其一，生态话语分类能够揭示教材文本中隐含的生态立场，尤其有助于识别“矛盾型”话语中不易察觉的人类中心倾向。其二，素养层级将分析从知识认知拓展至情感态度与行为参与，与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改革理念相呼应。其三，显隐性呈现分类有助于考察生态内容的教学关注度，弥补单纯内容统计的不足。

然而，该框架也存在潜在局限。Stibbe 的分类源于西方生态哲学语境，其“促进型/矛盾型/破坏型”的边界在具体语篇中并非泾渭分明，需结合中国生态内容教育语境进行本土化调适。Roth 的层级模型虽具启发性，但教材中的任务常同时涉及知识、情感与行为，编码时需依据语篇的主要功能进行判断。因此，本研究在编码过程中明确操作定义，并在质性分析中保留对框架局限的反思。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将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 (1) 新旧译林版七年级英语教材在生态话语类型和生态素养层级上有何异同？
- (2) 新旧译林版七年级英语教材在生态内容的呈现形式上有何差异？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新旧译林版七年级上册和七年级下册英语教材为研究对象，即 2012 年出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七年级上册和七年级下册(以下简称“旧译林版”)，以及 2024 年出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七年级上册和七年级下册(以下简称“新译林版”)。译林版初中英语教材在江苏、安徽、山东

等多个省份广泛使用，具有较高的代表性。选择七年级全册(上下册)而非仅上册，旨在获得更充分的数据样本，并考察生态内容在学年内的分布规律。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综合运用定量统计与质性比较，对教材中的生态内容进行系统编码与分析。

3.3.1. 分析框架

本研究整合 Stibbe 的生态话语分析、Roth 的环境素养结构以及文化呈现研究的显隐性分类理论，构建“话语 - 素养 - 形式”三维分析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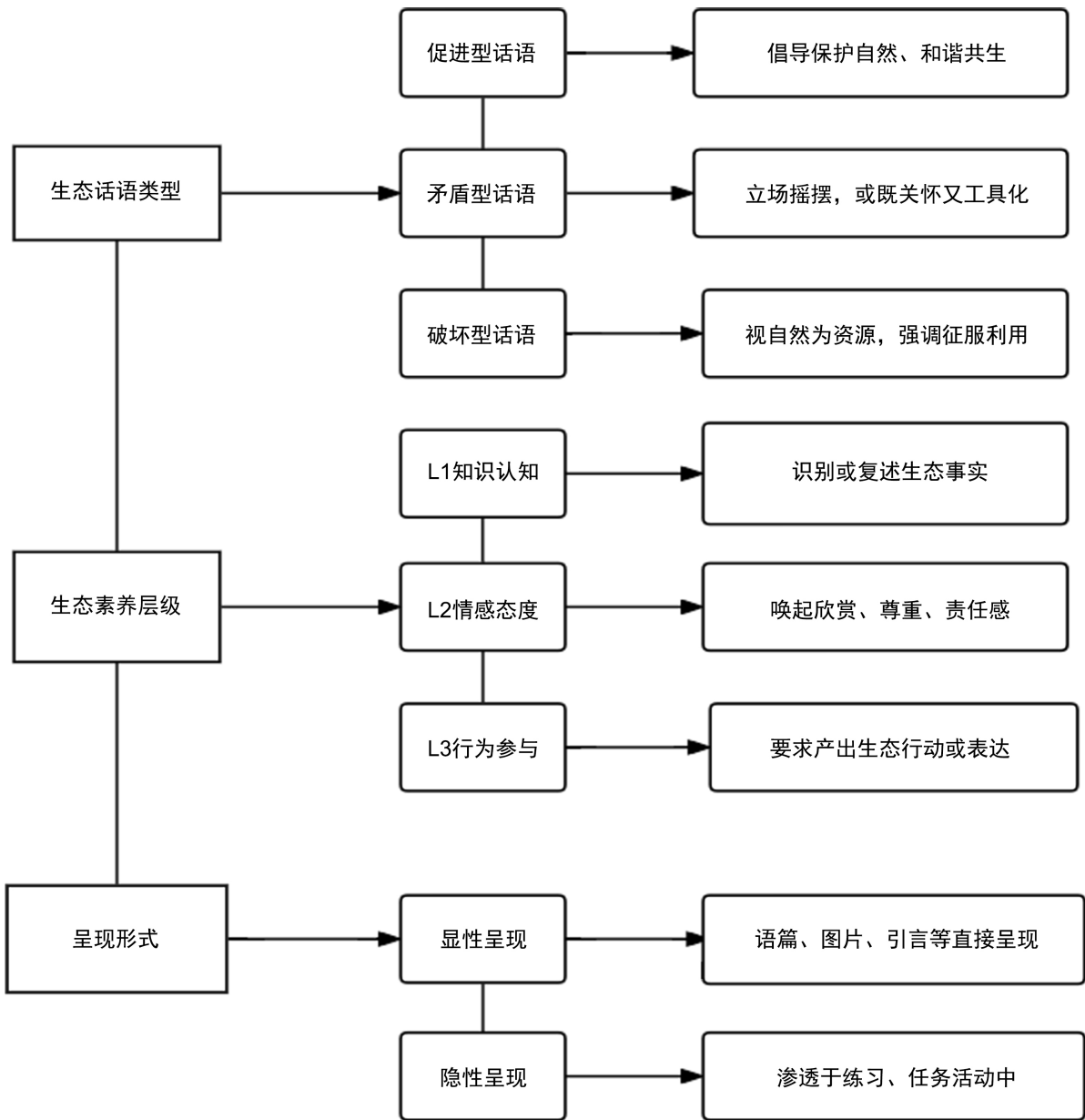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cological content in English textbooks
图 1. 英语教材生态内容分析框架

3.3.2. 编码规则

本研究以语篇为编码单位，涵盖阅读/听力文章、练习、单元引言及图片等。编码工作分两步进行：首先，逐单元梳理教材，提取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及绿色生活方式等主题的生态内容；其次，对每条提取出的内容，依次按生态话语类型、生态素养层级和呈现形式三个维度进行独立归类。

在统计规则上，若教材中某一模块同时以两种形式呈现同一生态内容(如单元引言与图片均涉及同一环保主题)，则生态内容统计为 1 次，呈现形式统计为 2 种；若同一语篇或练习中出现多个独立的生态知识点，则分别编码统计。编码工作由笔者独立完成两轮，间隔两周，以检验编码的稳定性。此外，邀请一位学科教学(英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作为第二编码员，随机抽取 30%的样本进行独立编码。采用 Cohen’s Kappa 系数检验编码一致性，结果显示生态话语类型、生态素养层级和呈现形式三个维度的 Kappa 值分别为 0.86、0.81 和 0.83，均高于 0.80，表明编码信度良好。对于不一致的编码，双方通过讨论协商达成一致。

4. 研究发现

4.1. 新旧教材生态内容的比较

4.1.1. 总体数量与分布特征

本研究从新旧译林版七年级上下册共四册教材中提取生态内容相关内容，新译林版七上检出 14 条生态条目，七下检出 27 条，合计 41 条。旧译林版七上检出 1 条，七下检出 26 条，合计 27 条。新教材生态条目总数较旧教材增加 14 条，增幅约 51.9%。

从全学年分布看，两版教材的生态内容均主要集中于七年级下册，但初始学段的分布差异显著。新译林版七上涉及 14 条，分布于 U2~U8 多个单元，在入学阶段即开始渗透生态内容理念，生态主题不再局限于下册的某一单元，而是贯穿整个七年级学年。而旧译林版七上仅 U8 出现 1 条(诗歌“My goldfish”)，生态主题几乎空白。进入七年级下册，新译林版进一步形成了较为集中的主题单元群：U5 “Animals make our lives better” 集中呈现 14 条生态内容，涵盖动物趣闻、诗歌、讨论与写作等多元活动；U6 “Beautiful landscapes” 与 U7 “Outdoor fun” 分别围绕自然景观与户外活动展开，三者共同构成了“动物 - 景观 - 活动”，通过递进式的方法给学生渗透生态主题。相比之下，旧译林版七下虽在 U8 设置了宠物主题单元(10 条)，但其余生态内容分散于 U1、U3、U4、U5、U6 等单元，缺乏贯穿性的主题单元。总体而言，新译林版生态内容从七上的初步铺垫过渡到七下的设立主题单元，而旧译林生态内容上册几乎为空白，在下册分布较为分散。

4.1.2. 生态话语类型

对新旧译林版七年级生态话语类型对比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ypes in old and new Yilin edition textbooks
表 1. 新旧译林版教材生态话语类型分布

话语类型	新译林	旧译林
促进型	40 (97.6%)	23 (85.2%)
矛盾型	1 (2.4%)	4 (14.8%)
破坏型	0	0
总计	41	27

总体分布而言，两版教材的生态话语均以促进型为主导，但新教材的促进型占比(97.6%)高于旧教材(85.2%)，矛盾型占比则从 14.8%降至 2.4%，破坏型在两版教材中均未出现。这一变化表明，新教材在生态话语取向上更加一致和积极。

进一步观察矛盾型话语的具体分布可以发现：新译林七下 U5“动物与设计”中出现 1 条矛盾型话语，该文介绍蝙蝠与雷达、鸟与飞机的关系，将动物视为人类技术发明的工具，体现了一定的自然工具化倾向。旧译林版矛盾型话语分布于七下 U8 “My goldfish”，将金鱼描述为“不需要床、不惹麻烦”的宠物，隐含人类中心视角。七下 U3 reading 版块中“A video about Sunshine town”中描述北京烤鸭，将动物作为食物资源以及七下 U4 reading 版块中“A trip to the zoo”，以“king of animals”等人类中心话语描述动物。新教材仅存 1 条矛盾型条目，出现在七下 U5 integration 版块“Amazing animals”一文中，将蝙蝠和鸟类作为人类技术发明的灵感来源。上述条目虽然并未明确贬低自然，但不同程度地将动物置于工具化的叙述框架中。数据表明，新教材矛盾型话语的减少，这反映了其在生态价值观上的进一步明确，教材更倾向于引导学生从“与自然共生”而非“利用自然”的角度理解人与动物的关系。

4.1.3. 生态素养层级

对新旧译林版七年级生态素养层级对比见表 2：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literacy levels in old and new Yilin edition textbooks
表 2. 新旧译林版教材生态素养层级分布

素养层级	新译林	旧译林
L1 知识认知	15 (34.1%)	18 (62.1%)
L2 情感态度	22 (50.0%)	8 (27.6%)
L3 行为参与	7 (15.9%)	3 (10.3%)
总计	44	29

两版教材在素养层级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旧教材以 L1 知识认知为主(62.1.0%)，内容多为动物趣闻、事实陈述等生态知识的传递。新教材中 L1 知识认知的占比下降至 34.1%，L2 情感态度(50%)与 L3 行为参与(15.9%)则显著增长。

旧译林版以 L1 知识认知为主(62.1%)，这些内容大多是事实性知识的介绍，比如七下 U4 中描述熊猫吃竹子、长颈鹿脖子有七块骨头，或者 U5 中提到的“鱼睁着眼睛睡觉”(fish can sleep with their eyes open)这类动物趣闻。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主要是了解一些关于动物的有趣事实，不需要产生情感共鸣，也不需要做出具体行动。这类内容虽然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但在激发生态情感和引导行为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而新译林版则呈现“情感优先”的层级结构，L2 情感态度占比最高(50.0%)，显著高于旧译林版，比如七下 U5 诗歌“My dog”和“My cat”通过“my very best friend”表达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U6 红海滩与黄山单元以“enjoy the natural beauty”唤起学生对自然景观的欣赏，U7 户外活动单元以“get close to nature”“enjoy the peace and quiet”传递亲近自然的舒适感和愉悦感，从而鼓励学生走向自然。L3 行为参与方面，新译林版七上 U4 Integration A 要求学生参与植树、摘苹果等农场实践，七下 U5 写作任务要求学生介绍宠物并表达关爱，七下 U6 写作任务要求学生介绍中国自然景观，都已超越了旧译林版七下 U8 Task “介绍我最喜欢的宠物”的单一写作要求。

新教材在生态素养的培养上已从旧教材以“知识传递”为主的模式，向“认知 - 情感 - 行为”多维度发展的方向演进，这与新课标强调核心素养的理念是一致的。

4.1.4. 质性话语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语言形式如何建构生态意义，本研究选取新译林版七年级下册 Unit 5 “Animals make our lives better” 进行细致的质性话语分析。该单元共包含 14 条生态内容，涵盖阅读、诗歌、讨论与写作等多种语篇类型，集中体现了新教材“主题化引领”的编排特征。

首先，单元标题 “Animals make our lives better” 本身即构成一个促进型话语的命题。该命题将动物置于“改善人类生活”的施事位置，表面上强调动物的价值，但若从生态语言学视角审视，其仍隐含一定的人类中心视角，动物的价值在于“使人类生活更好”。这一表述与 Stibbe 所区分的“促进型”话语中“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理想类型存在细微张力，但相较于旧教材将动物视为“宠物”或“食物”的工具化表述，已体现出明显的生态转向。

其次，单元 Reading 板块的诗歌 “My dog” 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构建了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诗中反复出现 “my very best friend” “I’ll look after him till the end” 等表达，运用情感化词汇和承诺性言语行为，将狗从“动物”范畴提升至“朋友”乃至“家人”的伦理地位。这种语言策略通过拟人化和情感投射，引导学生产生共情，属于典型的 L2 情感态度层级内容。诗歌的韵律与重复结构(如 “He is my very best friend,/And I’ll look after him till the end”)进一步强化了情感的持久性，使生态意义在审美体验中得以内化。

再次，Integration 板块的 “Amazing animals” 一文介绍了蝙蝠与雷达、鸟类与飞机的仿生学关系。该语篇虽被编码为矛盾型话语，但其语言形式值得深入分析：文中使用 “scientists got the idea from...” “humans copied...” 等表达，将动物置于“灵感来源”的位置，仍然是从人类利益出发的叙事框架。然而，与旧教材中 “king of animals” 式的人类中心描述相比，该语篇至少承认了动物对人类技术的贡献，并使用了 “amazing” 等正面评价词汇。教师在教学中可引导学生讨论：“我们认识动物，是否只能从‘对人类有用’的角度出发？”从而将矛盾型话语转化为培养生态批判思维的契机。

总而言之，新译林版 U5 通过标题命题、诗歌情感和仿生叙事等多元语言形式，建构了一个从“认知动物”到“情感认同”再到“批判反思”的生态意义网络，体现了教材在生态话语建构上的自觉意识。

4.2. 新旧教材生态内容呈现形式的比较

对新旧译林版七年级生态内容呈现形式对比见表 3。

新版和旧版译林都以显性的方式为主导，但是新版译林显性占比(81.0%)高于旧译林(75.0%)，隐性有降低的趋势。通过具体分析，旧版译林的隐性呈现方式多集中于语法的练习与词汇操练，比如，七下 U4 reading 中 B3 部分的动物特征填空，U8 的押韵词练习要求学生找出诗歌中押韵的单词。同样在 U8 中，用形容词描述动物的练习，重点在于形容词的用法，而非动物本身。这些活动的教学重心都在语言形式的掌握上，生态主题只是练习的话题背景，并非教学的主要目标。学生在完成这些练习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语法是否正确、词汇是否恰当，不容易注意到其中隐含的生态信息。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presentation forms of ecological content in old and new Yilin edition textbooks
表 3. 新旧译林版教材生态内容呈现形式分布

呈现形式	新译林	旧译林
显性	34 (81.0%)	21 (75.0%)
隐性	8 (19.0%)	7 (25.0%)
总计	42	28

虽然新版译林隐性呈现方式也有语法练习,但是其显性呈现的增长更为显著。具体而言,新译林版七上 U4 以“School outings”为单元主题,通过阅读、听力、Integration 等板块连续呈现农场实践、植树活动、亲近自然等生态内容,形成了完整的主题学习链。新版译林七下 U5、U6、U7 三个单元分别围绕动物、自然景观和户外活动展开,生态主题在这些单元中直接呈现在语篇、图片、引言等主体板块中。各板块之间前后呼应,逐步推进。以 U5 为例,单元首页明确提出“Animals make our lives better”,引出单元主题。Welcome 部分以动物趣闻激发兴趣,Reading 部分以诗歌深化情感体验,Integration 部分以讨论和写作任务引导学生将情感转化为表达。U6 和 U7 同样围绕各自主题展开多模态的生态内容呈现。这种编排方式使得生态主题不再只是零散的话题点缀,而是成为单元教学的主线之一,学生从接触、感知到表达,经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习过程。相比之下,旧译林版生态内容分散于各单元,七下 U8 虽为宠物主题,但 10 条内容中 4 条为隐性呈现(语法练习、填空等),生态主题的系统性较弱。这一变化表明,新教材在生态主题编排上从“碎片化渗透”转向“主题化引领”,与《课标》“加强单元整体设计,突出主题引领作用”的编写原则相一致。

4.3. 讨论:与国内外研究的对话

本研究的量化发现可与国内已有研究形成对话,李润怡、张虹对高中英语教材的考察发现,生态行为素养和知识素养内容较多,而生态伦理与情感素养相对不足[8]。本研究显示,新译林版初中教材 L2 情感态度占比达 50.0%,较旧版的 27.6%显著提升,L1 知识认知则从旧版的 62.1%降至 34.1%,说明新教材在生态情感培育上有所加强,与高中教材的素养结构形成互补。潘倩倩指出译林版旧教材中生态模糊性话语频次较高,本研究的量化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旧版矛盾型话语占比 14.8%,新版降至 2.4%,促进型话语从 85.2%升至 97.6%,表明新教材生态价值立场更加鲜明[9]。李晓娜发现大学英语教材生态内容占比较低,而本研究发现新译林版七年级生态条目达 41 条,较旧版的 27 条增加 14 条,增幅约 51.9%,反映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材对生态内容的重视程度正在提升[6]。

从国际语言教材与环境教育研究的视角看,本研究结果亦具有可比性。Jacobs 和 Goatly 对英语教材环境议题的分析发现,许多教材将环境问题处理为中性、技术乐观的话题,缺乏对生态危机的价值反思[15];Stibbe 则批评主流话语中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叙事[4]。与之相比,新译林版通过 U5“Animals make our lives better”、U6“Beautiful landscapes”、U7“Outdoor fun”等主题单元集中呈现动物、自然景观与户外活动,以诗歌、讨论和写作等语篇形式唤起生态情感,显性呈现占比由旧版的 75.0%提升至 81.0%,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知识本位”和“中性呈现”的局限。然而,与国际环境教育研究中强调的“生态公民”“可持续发展行动”等话语相比,新译林版仍较少触及生态正义、消费主义批判等深层议题,其生态话语以“和谐共生”的温和促进型为主,尚未充分展开对“破坏型”话语的批判性反思。这既体现了中国生态内容教育的特色,也为未来教材修订与教学深化提供了方向。

5. 教学建议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融入生态内容是一项重要的教育使命,有助于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形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养成尊重生命、爱护环境的意识。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可以跳出单课时的局限,从整个学年的角度来规划生态主题的教学。新译林版在七年级下册集中安排了三个与生态相关的单元,U5“Animals make our lives better”、U6“Beautiful landscapes”和 U7“Outdoor fun”,三个单元依次围绕动物、自然景观和户外活动展开,形成了一个“认识动物→欣赏景观→参与户外活动”的递进链条。而这种生态意识的培养并非从七下才开始,七上就已经通过郊游、农场体验等活动做初步铺垫。比如,七上 U4 学生已经接触过农场采摘、亲近自然的活

到了七下 U5~U7,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引导学生从“了解动物”过渡到“欣赏自然景观”,再到“参与户外活动”,实现从认知到情感到行为的逐步深入。

第二,教师应充分利用语篇资源,不应只将教学停留在词汇讲解与句型操练层面,而更应引导学生去感受文本中传递的情感。例如,在教授七下 U5 诗歌“My dog/My cat”时,可通过朗读、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感受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再看 U6 中关于黄山、红海滩的语篇,可以借助图片或视频让学生直观感受自然之美,进行美育,并唤起学生对生态自然的保护意识。这样的教学处理,有助于让生态意识从“知道”走向“认同”。

教师在使用教材时,可以引导学生关注语篇背后的生态立场,培养学生的生态批判思维。例如,七下 U5 中有一篇关于“动物与设计”的文章,介绍了人类从蝙蝠身上获得雷达灵感、从鸟类身上获得飞机灵感。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讨论:这种表述是否只在说“动物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认识动物是否应该超越“对人类有用”这一角度?通过这类讨论,学生不仅能理解“促进型”生态话语的积极意义,也能逐渐建立对“矛盾型”话语的辨识能力。

参考文献

- [1] 郭宝仙. 新时代英语教材的文化使命及其实现路径[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 40(9): 102-107.
- [2] 何锋, 丁晓红, 石小刚. 核心素养导向的英语教材编写与使用——以译林版义务教育英语教材(2024 年版)为例[J]. 江苏教育研究, 2024(8): 29-35.
- [3]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 中国外语, 2016, 13(1): 1, 9-12.
- [4] Stibbe, A. (2021)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ition,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367855512>
- [5] Roth, C.E. (1992) *Environmental Literacy: Its Roots, Evolution and Directions in the 1990s*. ERIC Clearinghouse for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6] 李晓娜.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材评估研究[J]. 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9(5): 35-42.
- [7] 董敏, 张岚, 艾纯英. 生态话语因果局部语法分析模式探究[J]. 中国外语, 2025, 22(6): 48-59.
- [8] 李润怡, 张虹. 我国高中英语教材生态素养呈现研究[J]. 外语学刊, 2025(1): 57-63.
- [9] 潘倩倩. 中国八套初中英语教材生态话语的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4.
- [10] 冯学锋, 李祥坤. 交际文化与语言教学[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 19(5): 47-49.
- [11] 张虹, 李晓楠. 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研制[J]. 中国外语, 2022, 19(2): 78-84.
- [12] 周小兵, 谢爽, 徐霄鹰. 基于国际汉语教材语料库的中华文化项目表开发[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9(1): 50-58, 73.
- [13] 俞佳杰, 俞燕明. 新旧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比较研究——以七年级上册教材为例[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25, 48(3): 25-30.
- [14] 马黎. 初中英语新教材使用中的困惑与对策——以译林版初中《英语》七年级上册为例[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25, 48(5): 1-6.
- [15] Jacobs, G.M. and Goatly, A. (2000) The Treatment of Ecological Issues in ELT Coursebooks. *ELT Journal*, 54, 256-264.
<https://doi.org/10.1093/elt/54.3.256>